



那个90岁的少女

马燕

一生坚强又要强的婆婆,晚年患了阿尔茨海默病。病魔变成了一块无情的橡皮擦,把她的记忆擦得所剩无几,诸多的人和事被擦成空白,她能叫得出名字的人屈指可数。

她忘记了年月日,但她总说日子太平;她忘记了牵挂的人,但她总站在窗前守望。她曾掌勺的一日三餐的烟火,被她严重衰退的记忆浇灭了火种;曾经做得一手好菜的她,如今却忘记了“做饭”“吃饭”这两件重要的事情。腌制腊肉、泡椒的方法,她已彻底忘记。那堆落满了灰尘的坛坛罐罐,再也不会散发出泡椒的香味。再也没有人,像她曾经那样满心欢喜地备齐年货等我们回家过年。

我是那个站在婆婆模糊记忆边缘的人,她患病后,已经好几年叫不出我的名字,她的眼里装着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我。嫁进吴家18年,她待我如女儿,我俩从未红过一次脸,连一句重话都不曾说过。我敬重她,她喜欢我,我生怕她从此忘记我。

今年春节回威信陪她过年,假期结束的前一天,我正好在厨房里收拾碗筷,她突然在背后叫住我:“马燕,把那锅汤热一下。”我的心被电了一下,我终于与婆婆“重逢”了。我转身望向她,这一次,她看我的眼神是坚定的。

“妈,你跟爸当年怎么认识的?”这是今年春节的一次饭后闲聊。我不经意的一个提问,竟让她苍老浑浊的眼神亮了起来,还未开口,嘴角藏不住的笑意像春天的桃花盛开在她的

时光如水,岁月如梭。回望过去,童年的光景早已沉淀在旧院的一砖一瓦间,那里藏着外祖母的身影,也藏着流年里无数细碎的日常。那时的日子,满是柴米油盐的朴素烟火,一粥一饭,一针一线,风拂过院落的轻响,暖阳洒在肩上的温度,都深深印在心底。如今,外祖母虽已离去,可每当回想起这些旧日片段,我的心底依旧暖融融的,仿佛她依旧守着这座老院,守着年少时的我,守着一院从未散去的人间烟火。

儿时住的院子,是一座再寻常不过的农家小院。红砖垒砌的院墙不高,风掠过墙头,墙根从生的狗尾草轻轻摇晃。院里有外祖母亲手栽种的几株月季,院角静立着一棵桂花树,枝丫从容舒展,将半个院子笼在清幽的凉意里。在外祖母的精心打理下,小院干净整洁,不见半点杂乱。院子一角开辟出一小块菜地,面积不大,经外祖母悉心照料,规整妥帖,四季皆有新鲜蔬菜生长。那一方菜地,是我童年最鲜活的记忆,也是外祖母日日用心打理的方寸天地。

外祖母的双手从来闲不住。她的掌心爬满细密的纹路,指节略显粗糙,那是常年操持家务、下地劳作留下的痕迹。可就是这样一双手,抚过我头顶时,总让我感到安稳。每天,天色微明,外祖母便轻轻起身,生怕惊扰到熟睡的我。我醒得不算晚,总能看见她在厨房忙碌的背影。土灶内,柴火噼啪作响,火苗轻舐锅底。她舀起桶里的水,淘净白米,静静守着灶火熬煮米粥,再切上一碟自家腌制的萝卜干,脆爽爽口。米粥熬得软糯浓稠,冒着腾腾热气,外祖母总会先盛出一碗,搁在桌边凉着。待我洗漱完毕,温度恰好入口,不烫唇齿,亦不伤脾胃。

我自小爱黏人,外祖母走到哪里,我便跟到哪里。她去菜地摘菜,我就蹲在田埂边静静地等着。只见她俯下身,手指一动,嫩嫩的菜梗便应声断开,溢出鲜润的菜汁。她挑出最嫩的菜苗递给我,轻声说道:“拿着,晚上给你下锅清炒,好吃得很。”我小心翼翼地捧着,缓步而行,生怕把菜苗弄断了。外祖母含笑随行,放慢脚步陪着我,从无半句催促的话。菜地边长着几丛薄荷,她摘下一片叶子,拈起凑近我的鼻尖,清冽的气息弥漫开来。我忍不住开怀大笑,她也跟着眉眼舒展,笑声随风漾开。

夏日午后,日头炽烈,地面被晒得发烫。老桂花树的枝叶层层叠叠,撑起一片浓密的树荫。外祖母搬出一把老竹椅,坐在树下,取出

脸上。90岁的她,像个18岁初恋的少女,把她和公公的故事娓娓道来。

“那年我进县城做工,经人介绍认识了你爸,第一次见面后,他就记住了我,我对他的印象也是好的。没过多久,他居然走路来我家寻我。从县城到我老家,要走两三个小时的路程,他只知道我家在大山,只知道我的名字,要找到我,只能挨家挨户地问,等找到我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。”讲到这里,婆婆稍作停顿,开心地笑了起来。一旁的我却听得泪花在眼眶里打转,公公已经去世近40年,这段记忆在婆婆心中,从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模糊,从未因记忆严重衰退而被遗忘。一如初见的情景在这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病90岁老人的记忆中,竟如此清晰,如此深刻,如此热烈,如此动情,这是“一见钟情”啊。

“然后呢?”我追着问道。“天都黑了,你爸突然推开门进来。”婆婆停顿了一下,她眼睛里的光再次被点燃,她的声调高了起来,仿佛置身其中并惊喜地说道:“妈呀,你怎么来了?”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她的眼睛望向门外,此刻的她,分明就是那个等来了如意郎君又惊喜又娇羞的少女。

我那从未谋面的公公,是个有爱、有担当的好男儿。想必那一年的那一天,他是装满了心动和欢喜上路的,美好的憧憬让他的双脚更有力量。那个叫“大山”的地方,山很高,山很大。他一定走了许多路、敲开了许多扇门,也一定引来了好几只看

家狗的狂叫。他在一次次失望和必胜的希望中前进,哪怕是找到天黑,他也绝不放弃。想必推开门见到婆婆的那一眼,他内心悬着的石头瞬间沉入水底,掀起层层波澜。他眼前的那个少女,已被无数只狂奔而来的小鹿撞乱了心。

一旁的我正在幻想着公公和婆婆见面的情景,却被婆婆的话打断,她继续开心地说道:“你爸最顾家了,他的钱都是给家里用,带娃儿又有耐心,最稀奇娃儿些,过年包汤圆,我想着他辛苦让他先吃,他偏偏让娃儿们先吃,他们吃剩的他又捡来吃……”公公的好,在婆婆心中就是一束从未熄灭的温暖的光,一直照亮着她幸福而孤独的一生。

婆婆抬头看了看挂在墙上公公的遗像,突然沮丧了起来:“可惜你爸福气浅了点,娃儿们那么孝顺,要是多活几年,他得抽多少好烟,得喝多少好酒啊。”40年前,公公和四哥不幸一氧化碳中毒双双离世,那年婆婆50岁,她经历着最锥心的生离死别,忍受着最疼痛的孤独寂寞,勤劳、勇敢的她孤身一人守着家、守着孩子们,硬是把这个家经营得红红火火。

情深缘浅不得已,这份未能共白头的遗憾怎能叫人不遗憾。想必公公婆婆之间从未说过一个“爱”字吧,但这份爱一直都在,在一碗甜蜜的汤圆里打滚,在某个孤寂的夜里悄声陪伴,在那根记忆严重衰退的中枢神经里打着怪兽。

忆外祖母

张心雨

针线,仔细缝补我磨破的衣裤。年少的我生性贪玩,整日在外疯跑嬉闹,摔跤是常事,衣裤总免不了磨破。可是,外祖母从来不会责备我,只默不作声地接过衣物,穿针引线,细细缝补。她眯着双眼将线头对准针孔,一穿而过,动作娴熟利落。破洞缝好后,外祖母还会在边角绣上细碎的小花或灵动的蝴蝶,原本略显破旧的衣裤,瞬间变得别致耐看。我搬来小凳坐在她身侧,托着腮帮子静静看着。阳光穿过枝叶的缝隙,落在她鬓角的发丝上,几缕银丝在光影里隐约可见。周遭一片静谧,连掠过院落的清风,似乎也放慢了步履。

针线活做累了,她便拿起一旁的蒲扇,轻轻摇动。这把蒲扇历经沧桑,外祖母陪伴多年。她一边轻轻摇蒲扇,一边说起自己年轻时在田间劳作的点滴以及邻里街坊的寻常趣事,语调平和舒缓。蒲扇扇出的清风,驱散了盛夏的燥热。我安静地听着她的絮语,侧过身靠在她的膝头,鼻尖萦绕着她身上淡淡的皂角气息,夹杂着院里草木的芬芳,不知不觉间我沉沉睡去。不知睡了多久,醒来时,日头已向西斜。

暑气渐消,四周渐渐沉静下来。外祖母端来一盆温水,取出自己织的粗布巾帕,浸湿后,轻轻擦拭我的脸颊与手掌。她的指尖轻柔地划过我的脸颊,把我指缝里、掌心沾着的泥土一一擦拭干净。我总爱亲昵地蹭蹭她的心,她便柔声叮嘱:“慢点儿,收拾干净才是懂事的孩子。”擦洗完毕,她便从木柜中拿出一块冰糖放进我的嘴里。清甜的滋味在舌尖慢慢化开,那是我童年记忆里最难忘的味道。晚饭过后,夜色慢慢铺展开来,星辰缀满夜空。外祖母牵着我的手在院子里散步,教我辨认星象,耐心讲述北斗星、牛郎星的传说。我听得似懂非懂,只觉小手被她握着,心底便无比安稳。

入秋后,桂花树满枝金黄。清风拂过,花瓣簌簌飘落。外祖母或在地上铺开旧床单,或是将伞倒置撑开,然后轻轻摇动树枝,细碎的花朵便纷纷落下。她一层桂花、一层白糖,次第装进瓷罐封存,日后冲水饮用,满口都是秋日的甜香,也是我心底最贪恋的味道。草木凋落之时,她便拿起竹扫帚,缓缓将满地落叶扫拢,然后堆放在墙角,留作冬日生火取暖。院角的月季零星地开着,花色素净。她摘下开得最盛的一朵,别在我的发间,含笑望着我说:

“我的二妹,生得真好。”我瞥着花在院里奔跑,脚下的落叶发出沙沙的声响。外祖母立在原地,眼里藏着化不开的暖意。菜地里的萝卜、白菜散发出淡淡的香气,她拨起带着泥土的萝卜,洗净切丝,辅以简单调料拌匀,清爽可口。冬日的院子,自有一番安稳沉静。落雪时节,雪花缓缓飘落,院子里一片素白。屋檐下挂着冰凌,澄澈清亮。外祖母担心我受寒,不许我在雪地里乱跑,把我领进屋内,让我坐在火炉边取暖。屋内暖意融融,周身倍感舒适。她坐在炉边,低头纳鞋底,粗线在布底上来回穿梭,针脚细密而坚实。冬日里穿上她做的棉鞋,一整天都暖烘烘的。我静静地坐在一旁望着外祖母,她常常在火炉边放上几个红薯,慢慢地烘烤。待到外皮焦裂、香气四溢,她便剥开焦黄的外皮,小心地吹凉,然后递到我手里,生怕烫着我。我捧着红薯小口吃着,暖意从心底慢慢散开。

后来,我辞别故土,去远方求学。外祖母送了一程又一程,一遍遍叮嘱我在外要按时吃饭,好好照顾自己。纵使她的眼底藏着不舍,脸上却始终带着笑意,挥手让我安心前行。再往后,外祖母永远离开了尘世。旧院渐渐褪去往日的烟火气息,菜地慢慢荒芜,月季肆意生长,唯有那棵桂花树依旧静静伫立,只是再也没有人坐在树下摇扇闲谈、细说陈年旧事。说来也怪,我从未心生伤感,每每忆起外祖母,忆起旧院里的朝朝暮暮,心底只剩纯粹的温暖与欢喜。

我记得外祖母清晨熬煮的米粥,记得她灯下缝补的衣裳,记得她蒲扇扇出的凉风,记得她随手递来的冰糖与烤红薯,记得她温和的眉眼,记得她掌心的温度。这些细碎平凡的日常,没有曲折的情节,却藏着世间最质朴的爱,岁岁年年,伴我走过漫漫人生路。原来,真正的怀念从来不是黯然神伤,而是每当念起故人,心底便会涌起一缕暖意,嘴角亦会不自觉地上扬,只觉旧日时光从未远去,心底牵挂之人,亦从未真正离去。

旧院的风依旧年年吹拂,人间四季依旧轮回。外祖母对我的情意,就藏在这些细碎的日常里。岁月有多长,我从不细想,只是往后的每一段时光,只要一想起外祖母,心里就暖暖的。那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柔,深植心底,静静伴我走过岁岁年年,永远不会消散。

甜酒小丸子

谢雨

昭通的雨又淅淅沥沥下起来,打在宿舍的窗台上,溅起细碎的水花。我捧着从家里带来的玻璃罐,里面是母亲去年寄来的米酒。揭开盖子的瞬间,一股甜香漫出来,像一条温暖的河,一下子把我拉回镇雄的山坳里。那里有母亲的甑子,有她搓小丸子时低头的侧影,还有藏在米酒里的绵长而温柔的岁月。

镇雄人把米酒叫作甜酒,也叫醪糟,而我们雨河一带,更爱喊它“酒糊子”。还记得上中学时,每周五放学,我总能在家门口的茶树下看见母亲等候的身影。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,碗里是刚煮好的甜酒小丸子,圆润的糯米小丸子浮在清亮的酒汁里,还卧着一个荷包蛋,热气扑面而来。“快趁热吃,冷了伤胃。”母亲的声音轻轻的,却比甜酒还暖。我放下书包端起碗,呼噜呼噜地就往嘴里扒,温热软糯的小丸子裹着蛋香与酒香。最后,我连汤汁都喝得一滴不剩。母亲看着我,伸手替我擦去嘴角的酒渍,柔声说道:“慢点吃,没人跟你抢。”

那时候,母亲还没去山东务工,家里的米酒从来不用买。每年冬月,母亲就开始张罗做甜酒。头天晚上把糯米淘洗得干干净净,泡在大盆里,第二天一早捞起倒进甑子里。灶火熊熊,热气袅袅升起,整个堂屋都飘着糯米的清香。我总爱守在灶台边,母亲一掀开甑盖,我就抓起一把热气腾腾的糯米饭往嘴里塞,甜甜的、黏黏的。“憋包,烫嘴!”母亲轻轻拍着我的手嗔怪道,然后捏一个紧实的饭团递给我,“先垫垫肚子,等甜酒做好了,给你煮一大碗小丸子。”

蒸好的糯米饭被分作两份,一份拌上酒药做甜酒,另一份则摊开晾至温热。母亲坐在小板凳上,双手蘸上少许清水,把糯米饭揉成一颗颗均匀圆润的小丸子,然后放在干净的簸箕里,像撒了一地的珍珠。“搓丸子要手心带点潮气,大小要匀称,这样煮出来才入味。”母亲边搓边念叨。我也学着她的样子伸手去搓,结果搓出来的不是扁的就是散的,母亲见了便笑着说:“你这手跟脚一样笨,还是乖乖地等着吃吧。”

做甜酒的那部分糯米,母亲会小心翼翼地撒上酒药,边撒边搅拌,动作轻柔得像在哄婴儿。“做甜酒不能沾半点油,不然就会变质。”她把拌好的糯米装进洗净的陶罐里,压实后用棉布和棉被里三层外三层地裹紧,最后将陶罐放在火塘边。接下来的几天,母亲每天都会把手伸进被子里摸摸陶罐,感受里面的温度。“要发酵得刚刚好才行,太生太熟味道都不好。”有一次,我按捺不住,想掀开棉被看看,却被母亲逮个正着,免不了一顿数落:“跟你说了不能乱动,你偏不听,要是甜酒坏了,过年就没了小丸子汤喝了。”我吐吐舌头,

赶紧把被子盖好,心底却盼着甜酒早日做好。

等酒香从棉被里钻出来,母亲就会烧一锅开水,把搓好的小丸子倒进锅里,待小丸子浮起来,再放入发酵好的甜酒,煮到汤汁微微冒泡,一碗甜酒小丸子汤就做好了。揭开锅盖的瞬间,浓郁的甜香弥漫整个屋子,连墙角的柴火都仿佛带着甜味。圆润的小丸子裹着清亮的酒汁,咬一口,软糯中带着淡淡的酒香,甜而不腻。一碗下肚,脸颊微微发烫,脑袋晕乎乎的我,我头便睡。母亲见了,打趣我:“没出息,这点酒就把你醉倒了。”

初三那年的冬天特别冷,我在学校感冒了,鼻塞咳嗽,上课也提不起精神。周三下午,母亲竟然冒着寒风从家里赶来,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。她的头发上凝着霜花,裤脚也湿了,她顾不上打理,急忙打开保温桶:“给你煮了甜酒小丸子汤,趁热喝了发发汗。”保温桶里的小丸子还冒着热气,一口下去,温热的酒汁和软糯的小丸子顺着喉咙滑进胃里,浑身瞬间暖意融融。母亲坐在我旁边,絮絮叨叨地叮嘱:“在学校要照顾好自己,多穿点衣服,别这样只要风度不要温度,冻坏了身体划不来。”那天母亲没多停留,匆匆赶了回去。我手里的甜酒小丸子汤,似乎更甜了,也更暖了。

后来我考上了昭通本地的大学。今年,父母外出务工,我便再未收到家里寄来的甜酒和小丸子。有一次,我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吃到了米酒汤圆,虽说汤圆不够软糯,酒香也稍显寡淡,远不及母亲的手艺,可那熟悉的甜香,还是让浓浓的乡愁萦绕在心头,剪不断,理还乱……

于是,我翻出母亲去年寄来的米酒,学着她的样子,用仅剩的一点糯米粉搓了几颗小丸子,煮了一碗甜酒小丸子汤。热气腾腾,模糊了视线,我仿佛又看到了母亲在火塘边搓小丸子,煮甜酒的身影。甜酒的味道没变,还是那么甜,那么暖,只是母亲远在千里之外。

镇雄的山坳里,甜酒小丸子汤的香甜藏着最朴素的亲情。母亲老了,而我在求学的路上越走越远,可那碗酒糊子煮出来的小丸子汤,味道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。它是母亲粗糙却温暖的双手,是家乡鲜活的烟火气,是无论走多远都魂牵梦萦的乡愁。

如今,每当我想念家乡、想念母亲,就会试着煮一碗甜酒小丸子汤。甜香四溢,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夜晚——母亲在火塘边搓着小丸子,而我在一旁大口喝着热汤,感受着最纯粹的温暖。这碗酒糊子煮成的小丸子汤,裹着的不仅是甜美的味道,更是剪不断的亲情和抹不去的乡愁。无论我身在何方,它都能带我回到那个叫作镇雄的家,回到母亲身边。

